

## 寻找尚古斋

肖克凡

初识王辛谦先生,我想不到这个身体壮实、为人谦逊的男子,有一双巧夺天工的手,乃是名满津门的传统书画和碑帖修复方面的专家,被天津博物馆聘为终身名誉馆员、文物保护部书画修复技术顾问。他的工作室在天津河西区平山道,堂号是黄胄先生题写的“瑞文斋”。同为天津市政协委员,我几经交往得知他的身世。

早在清末年间,王辛谦的伯父王家麟(字毓章)在北京琉璃厂创办“尚古斋”。王辛谦的父亲王家瑞,一九一七年生于河北省深县,十三岁来到北京琉璃厂投奔本家兄长王家麟。他不辞辛苦,刻苦学习书画装裱技艺。这王氏兄弟经营的尚古斋擅长修复“旧活”,在京城书画装裱界有了名声。

王家麟年长王家瑞三十四岁,因此侄辈的王辛谦无缘亲睹这位伯父的风采。父亲王家瑞讷言敏行,也并未过多提及当年旧事。有关京城尚古斋的故事,王辛谦只是偶有听闻,譬如父亲王家瑞修复装裱《玉石谷山水轴》,抢救了这幅古典名画的生命。

新中国成立后,素负盛名的尚古斋与著名的南纸店荣宝斋合并,从此“尚古斋”招牌退出人们的视线,消逝于记忆深处。

尚古斋不存,身怀绝技的王家瑞仍为业界翘楚。邓拓同志购得清初画家龚贤(字半千)的八条山水屏,可惜烟熏污损特别严重,亟待修复。他找到荣宝斋向王家瑞强调这是龚半千的精品。几番叮嘱仍不放心,稍有闲暇便跑来观看装裱。王家瑞精益求精,冲洗、揭旧、托心、嵌补、镶边、复背……其中全色工序就用了一百多个工作日,圆满完成工作。

一九七四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佛像内,发现大批辽代佛画与经卷。抢救这批珍稀文物,王家瑞面临前所未遇的难关,画卷残损结成板块难以分揭,他大胆创新,采用边湿边展的方法,寸许间将卷轴逐幅展开。之后以微量水轻动作重复实施,既要揭掉背面腐朽的废纸,又要保障画面无损,一次只能揭去米粒大小的背纸,宛若眼科医生实施手术。

就这样,王家瑞竟然将一幅幅辽代佛画揭细揭透,可谓巧夺天工。之后便是更为惊心动魄的修复装裱:破损为无数碎块的画卷已经难

以成形,尤其《炽盛光九曜图》在“佛光”处缺损的碎片,乃是装裱后在文物筛土中觅得,王家瑞精心补全。如此高超技艺近乎传奇,文物部门将此项修复称之为“书画装裱史的奇迹”,王家瑞为荣宝斋赢得声誉的同时,受到文化部嘉奖。

多年来王家瑞不知创造了多少这样的奇迹。人民大会堂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就是他带领徒弟装裱完成的。多年艰辛化作成就,王家瑞也获得了应有的荣誉。他历任中国文物保护协会会员、中国装裱协会会员、荣宝斋咨询委员会委员,被原文化部确定为“中国北派装裱代表性人物”,被中国书画界尊为“裱画国手”。

王辛谦自幼耳濡目染,弱冠即随父亲王家瑞学艺,深得真传。一九八五年王辛谦由北京来到天津创办书画装裱店,黄胄先生亲自为其题写匾额“瑞文斋”。经年积累,苦心钻研,出身装裱世家的王辛谦,开创出自己的新天地。天津市文物公司存有大量古代书画珍品,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缺乏保管,不少堪称文物级别的书画作品,损毁严重几成碎片,修复起来难度极大。王辛谦实施抢救性修复装裱,从拼接、漂洗到揭裱、全色,克服多种困难,逐一修复明代文征明书画手卷、明代林良《芦雁图》轴、明代解缙山水图卷等一千余件古代书画珍品,可谓工程浩瀚,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就连著名书画鉴定大师、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徐邦达也曾聘请王辛谦揭裱破损严重的明代画家汪中的山水图轴,对其装裱技艺称赞不已。

尽管获得许多荣誉,王辛谦每每仰望黄胄先生题写的“瑞文斋”匾额,总是想起父辈开创的“尚古斋”。每逢返乡探亲听到伯父王家麟和父亲王家瑞在琉璃厂创业的故事,便深感临前所未遇的难关,画卷残损结成板块难以分揭,他大胆创新,采用边湿边展的方法,寸许间将卷轴逐幅展开。之后以微量水轻动作重复实施,既要揭掉背面腐朽的废纸,又要保障画面无损,一次只能揭去米粒大小的背纸,宛若眼科医生实施手术。

就这样,王家瑞竟然将一幅幅辽代佛画揭细揭透,可谓巧夺天工。之后便是更为惊心动魄的修复装裱:破损为无数碎块的画卷已经难

以成形,尤其《炽盛光九曜图》在“佛光”处缺损的碎片,乃是装裱后在文物筛土中觅得,王家瑞精心补全。如此高超技艺近乎传奇,文物部门将此项修复称之为“书画装裱史的奇迹”,王家瑞为荣宝斋赢得声誉的同时,受到文化部嘉奖。

多年来王家瑞不知创造了多少这样的奇迹。人民大会堂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就是他带领徒弟装裱完成的。多年艰辛化作成就,王家瑞也获得了应有的荣誉。他历任中国文物保护协会会员、中国装裱协会会员、荣宝斋咨询委员会委员,被原文化部确定为“中国北派装裱代表性人物”,被中国书画界尊为“裱画国手”。

王辛谦自幼耳濡目染,弱冠即随父亲王家瑞学艺,深得真传。一九八五年王辛谦由北京来到天津创办书画装裱店,黄胄先生亲自为其题写匾额“瑞文斋”。经年积累,苦心钻研,出身装裱世家的王辛谦,开创出自己的新天地。天津市文物公司存有大量古代书画珍品,由于特定历史时期缺乏保管,不少堪称文物级别的书画作品,损毁严重几成碎片,修复起来难度极大。王辛谦实施抢救性修复装裱,从拼接、漂洗到揭裱、全色,克服多种困难,逐一修复明代文征明书画手卷、明代林良《芦雁图》轴、明代解缙山水图卷等一千余件古代书画珍品,可谓工程浩瀚,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就连著名书画鉴定大师、原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徐邦达也曾聘请王辛谦揭裱破损严重的明代画家汪中的山水图轴,对其装裱技艺称赞不已。

尽管获得许多荣誉,王辛谦每每仰望黄胄先生题写的“瑞文斋”匾额,总是想起父辈开创的“尚古斋”。每逢返乡探亲听到伯父王家麟和父亲王家瑞在琉璃厂创业的故事,便深感临前所未遇的难关,画卷残损结成板块难以分揭,他大胆创新,采用边湿边展的方法,寸许间将卷轴逐幅展开。之后以微量水轻动作重复实施,既要揭掉背面腐朽的废纸,又要保障画面无损,一次只能揭去米粒大小的背纸,宛若眼科医生实施手术。

就这样,王家瑞竟然将一幅幅辽代佛画揭细揭透,可谓巧夺天工。之后便是更为惊心动魄的修复装裱:破损为无数碎块的画卷已经难

张宽敞的台案前老师傅打着铺展的宣纸条幅,吸着旱烟神色从容。另外几张照片里的人物是个小伙子,神情专注地手持毛刷给绫绢上糊……王辛谦仔细端详这位年轻的装裱师,蓦然感到周身暖意。他春节返回深县家乡探亲,将这组照片拿给村里老人看,竟然得到这样的答复:“噢,这是你父亲王家瑞年轻时吧?”

莫非照片里这间大屋就是令自己魂牵梦绕的尚古斋工作坊?那可是王辛谦的精神故乡啊。

王辛谦决心寻找尚古斋,首先拜访津门文物鉴定名家刘光启先生。这位老人家十二岁到北京琉璃厂学徒,见多识广,年近米寿精神矍铄,记忆力惊人。谈起当年琉璃厂尚古斋,他特意强调那时叫“尚古斋装裱处”不叫“尚古斋装裱铺”,可见老先生记叙历史细节的严谨。

王辛谦戴上《洋镜头里的老北京》相册,刘光启先生仔细端详,随即认出吸着旱烟的老者是王家麟,伏案工作的小伙子则是青年时代的王家瑞。王辛谦听到父亲的名字,顿时激动不已。

“我在古董店学徒时见过那幅《滴翠图》,大伙说这幅画只有尚古斋能裱,就是工钱太贵。古董店掌柜说再贵也要送到尚古斋装裱。”刘光启先生清楚地记得这幅画经过尚古斋装裱,后来被收进故宫博物院。

王辛谦终于寻找到自己的血缘根脉。他打量着那一幅幅记载着一个个历史瞬间的老照片,清醒地意识到恢复父辈“尚古斋”老字号,不仅仅是王氏家族的私事,更是保护并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事情。

其实,多年前为了延续书画装裱技艺的血脉,王辛谦便摒弃门户之见与传艺壁垒,言传身教培养修复古旧书画人才,无私地将自身技能传授给生徒,如今已有多名门生成为修复古旧书画的行家能手,在祖国各地从事书画装裱工作。

既然通过赫达·莫里逊的《洋镜头里的老北京》寻得父辈尚古斋的根脉,那么王氏家族书画装裱第三代传人便引人关注了。

王辛谦的独子王京春,一九八〇年出生于北京。小时候祖父王家瑞经常带着爱孙去荣宝斋装裱车间,可谓耳濡目染。一九八六年小京春随

父母来到天津开办“瑞文斋”书画装裱店,业务繁忙,等待装裱的字画多有积压。小京春从小学三年级起,每逢假期就协助父母做起简单活计,读初中时京春就能够做些复杂工序了。

二〇〇一年王京春大专毕业,学校为他推荐了实习单位。那时王辛谦尚未着手恢复父辈“尚古斋”,但还是希望儿子继承王氏家族的技艺。正值青春美好时光的王京春,当然向往更为广阔的社会天地,向往更活泼的集体生活。一旦同意留在父亲身边,就意味着今生囿于台前案旁,日复一日过着室内生活。

然而,王京春深知祖辈传承的技艺不能中断。于是他放弃自我设计的前程,跟随父亲系统学习书画修复装裱技艺。功夫不负有心人。时光流水般过去,王京春渐渐挑起重担,成为王氏家族第三代掌门人。

年近不惑的王京春,在继承完善书画碑帖修复技艺的同时,还对破损折扇的修复深入研究,经过几年精心实践,总结整理出一套不同以往的折扇修复工艺,他大胆将自家书画修复技艺与传统折扇制作工艺巧妙结合,打破以往折扇小修小补的格局,彻底解决了以往折扇修复治标不治本的老问题,完成了技艺创新。

王京春与妻子薄国华志同道合,投身书画修复装裱行业将近二十年,不仅系统继承王氏家族的传统技艺,更在借鉴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方面有所创新。近年来修复完成包括文征明的手卷,王文治、铁保的书法作品,谢时臣、王石谷、八大山人的绘画作品以及袁江、袁耀的山水通景等一批古代书画艺术精品,成为王氏书画碑帖装裱与修复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王氏书画碑帖装裱与修复技艺,被列为天津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终于寻找到消逝多年的尚古斋,年逾花甲的王辛谦意识到肩头的责任。瞻上有着王氏家族的文化基因,子嗣有继承祖传技艺的第三代,他觉得自已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于是延请历史见证人刘光启先生题写“尚古斋”牌匾,意在让王京春夫妇担起传承重任,进而争取使尚古斋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这便是:后裔寻找尚古斋,传统文化有情怀,书画装裱寻常事,非遗历史当承载。

父亲临退休前,我专程从外地回家看他。父亲正戴着老花镜用一块绒布反复擦拭那台陪伴他多年的尼康相机。

父亲在报社摄影部当了二十多年的主任,有很多次机会提拔到更高的岗位,因为舍不得放下相机,每一次父亲都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看见我进屋,父亲抬眼看着我笑起来,却未停下手上的活儿。父亲对待相机的态度,有时真让我嫉妒,于是我半开玩笑半埋怨地说:“爸,我发现我不是您亲生的,相机才是啊。”父亲这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相机说:“明天我就正式退休了,这老伙计也得还给公家了。”看见那擦得一尘不染、宛若崭新的相机,我就逗父亲道:“舍不得呀?舍不得就留下呗!又不是没有先例。”其实,我有此一说,并非无因。父亲之前的摄影部主任、副主任们退休后,照相机都长期“借用”的。大家都是干了一辈子摄影记者,相机之于他们,犹如拐杖之于老人,退休后才有了大把的时间,让他们被压抑多年的“创作自由”得到爆发式的释放。这些多年用顺手的相机在他们内心留下了太多的情感记忆,确实不是新买的设备可以取代的。再说,像日报社这样的机构,所有的摄影记者每个人都配备一套完整的摄影装备,也没有谁会使用被别人用过的家伙,即使他们还回去,也存放在摄影部的设备柜里慢慢老化锈蚀。所以报社的领导对这些老人的“借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过,听了我的话,父亲站起来严肃地对我说:“孩子,你现在也是一级领导干部,公器私用,这可是大忌啊!”我说:“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再说,这个也算惯例啊。”父亲面色一沉,更加严肃地摇摇头说:“我之所以一天都不耽误要把相机还回去,就是要从我这里开始结束这个惯例!既做给后面的人看也提醒前面的人。”听了父亲的话,我沉思良久,生活中就是各种各样的“惯例”在不知不觉突破我们的底线。

第二天,我去商店给父亲买了一台最新款的尼康相机。在最初的新奇之后,这部崭新的相机被父亲搁置在了案头,连续几天,父亲没有再拿起它。我这时才明白,那台还回报社的老过时相机附着了父亲太多的情感记忆,不是新款相机无数新增的强大功能所能替代的。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父亲从没有用堂而皇之的漂亮语言教导过我,而是用一件件真实的小事、点点滴滴的细节感染着我,潜移默化影响着我,让我抵制了一个又一个的诱惑,坚守着共产党人的底线,让我时刻保持警惕和自律。

## 清廉家风

李舫



于是,我偷偷去了趟报社,找到负责人,用当年购置新相机的价格将父亲那台已封存进库房的旧相机买了下来。虽然负责人一再强调,这个接近报废的老相机值不了这么多钱,但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打听的提议。当我把这台老相机和报社收款的凭证一起摆放在父亲面前,他那无法掩饰的欣喜之情一下儿就写在脸上。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父亲从没有用堂而皇之的漂亮语言教导过我,而是用一件件真实的小事、点点滴滴的细节感染着我,潜移默化影响着我,让我抵制了一个又一个的诱惑,坚守着共产党人的底线,让我时刻保持警惕和自律。

岁月如歌

## 爱适合悄悄生长

安凉

一路进复兴号的车厢,我轻轻吐了一口气,幸亏在网上抢到了一张火车票,才赶上了这趟开往北京的高铁。虽是二等座,人也有些疲惫,但毕竟能赶上开会的时间了,让我的眉眼舒展了许多。

车厢里早已座无虚席,我找到自己的座位,正好靠着过道。我坐下朝右边瞅了瞅,斜对面是一对青年男女,正轻声说着什么,看见我,礼貌微笑地朝我点了点头,我也朝他们友好地打了一个招呼。女孩穿着嫩绿色的毛衣,俊俏可人,小伙子穿着笔挺的西装,模样很周正。

高铁快速启动起来,随即就风驰电掣般地往前开了。这时,听见小伙子对女孩说,这次到北京不让我见你哥哥嫂嫂啊?女孩笑着说,你不是也不让我参加你的校友同学会吗?小伙子说,我们都好了两年多了,你是不是嫌我这个外地人,怕被你们家里人看不起啊?女孩调皮一笑,拍了拍小伙子的脸颊,说道:我这个北京女孩就是喜欢你这个外地男孩,不可以吗?这是我愿意的,说完两人幸福地搂在一起。小伙子说你俩会风里雨里吧,昨晚忙着为学生补课,够辛苦的吧,没好好睡觉。女孩也很体贴地对小伙子说,你也陪我一宿,休息会儿吧。说完,他们调整好座椅,手相互牵着,闭上了眼睛。

我也感觉累了,合上了眼睛,随着略微摇晃的车厢进入了梦乡……忽然,前面的座位传来大声的说话声,把我从迷糊中惊醒,原来,几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正旁若无人热烈地聊着,声音很响亮,他们似在互相调侃,说这么大岁数还是单身,这次参加同学会还不知会被怎么说。一个男的声音很高亢,他仰着脖子对前排的女同学说,你怎么还单身?前段时间,微信群里不是还晒了你男朋友的照片吗?女同

伴侧过身,声音扬扬过来:还不是你们捣蛋,把我男朋友的照片往同学群里一晒,这个说好,那个说歹,最后评论得一塌糊涂,让我一见到男朋友就想到你们的议论,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女同伴口吻里带着埋怨,似乎有些遗憾。一位男同学插言道:这种情况常有,我上次谈的女朋友,也是被谁在群里说了,本来我觉得她还挺漂亮,被你们说了不少缺点。班长还说我女朋友职业不好,做护士怎么了,是一个高尚的职业啊。声音高亢的男的问:后来你俩怎么不处了?男同学回答:被大家议论得心烦意乱的,真的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了。于是,大家纷纷议论,有好几个人都因此些原因,谈不成一次完整的恋爱,至今仍形单影只。

他们高谈阔论,嬉笑怒骂,吵得我一点睡意都没有了。声音高亢的男的又对女同伴说道:我见过你男朋友,真挺不错,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家境也不错,人勤奋肯干,可惜了,后来听说找了他邻居女孩结婚了?女同伴说:是啊,往事不堪回首。男同学总结式发言道:在群里一晒,就没一个够格的对象了,说三道四的,信口开河的,这就是“众声可畏”啊。

这时,旁边的这对年轻人也醒了,听了他们的聊天,他俩默默对视,小伙子对女孩说,幸亏我们没有很早对外宣布。女孩赞同地点了点头,依在小男子身旁说,我们家、我们的朋友,难免也会人多言杂,好在我们的爱情树现在已茁壮长大、经得起风浪了。女孩说,不让你见我哥哥,是想先让你见我爸妈,一锤定音呀!说完,他们俩欢快地笑了。

我的脸上也不禁扬起了笑意,在这对年轻人高兴,也为天下的有心人深深祝福。

心香一瓣

## 拙岩悟道

洋中鱼



仙农。仙农确实有点“仙味”,查找各种文献资料,其事迹及生卒年居然不详。不过,根据他在拙岩留下的《重修拙岩记》和《重修拙岩》《拙岩八景诗》等诗刻,可推测出他是清同光年间人,而且是拙岩的常客。古人作诗题字很讲究溯源,许多看似简单的诗词语句,背后常有来龙去脉和深刻含义。我最初记得“忘机”一词,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读李白的《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诗,中有“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一句。其实,早在战国时期的《列子·黄帝篇》中,就有“鸥鹭忘机”的典故。而唐代的骆宾王《岑参、刘禹锡等人,均有诗文提到“忘机”。温庭筠诗《利州南渡》曰:“潏然空水对斜晖,曲岛苍茫接翠微。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

鹭飞。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在我看来,周崇傅以此诗作跋,既有为唐九龄的隐逸点赞之意,也有对古人归隐乡野、寄情山水的艳羡之情。只是作跋时期的周崇傅刚入翰林不久,假如他预测自己后来会追随左宗棠收复新疆、被授喀什噶尔兵备道,最后又因被诬陷而蒙羞自尽,很可能就跟他的好友唐九龄一样,退出江湖,归隐乡野了。

满清在中国的历史上存在了二百七十六年,而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即位时是最没有争议的一个接班人,应该说是一个颇有作为的皇帝,是给清朝带来回光返照的一个皇帝,同时也是一个经历了诸多坎坷的皇帝。作为他的臣子或庶民,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人生感慨,唐九龄曾多次到拙岩游玩、垂钓、写诗、题刻,可见是一种柳宗元式的寄情、周敦颐式的抒怀。光绪《零陵县志》有一点儿关于唐九龄的零星记载,说他“五品銜中书科中书”,并为母亲建了节孝亭。应该说他是个大孝子。古人崇尚儒家思想,倡导“忠孝两全”。如果唐九龄从政,我想他一定是个忠臣。可能因为某种经历,让他有了一种王阳明“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者误也”的

那种顿悟,因而恋上了永州城西湘江之滨的这处水石。他携带家眷迁居附近的村庄,既有柳宗元迁居愚溪之快乐,更有姜太公垂钓之风雅。他把拙岩这一带当作悟道之处,常常来这里游玩、垂钓。即便今日,人们也可以想象他坐在这江边的石头上垂钓,看江上名利双船来来往往而一笑置之的模样是何等超脱。难怪周崇傅说他“仙农意不在钓,暇以钩为寄,自题其处曰‘忘机’,近乎道矣”了。

其实,在唐九龄来这里悟道之前,拙岩的发现和命名者沈良臣早在这样就有了“推蓬坐,闲把长竿料理,不让志和烟水。投纶钓得锦鳞来,步月前村沽酒。君莫喜,君不见,古今崔嵬皆香饵。朝黄暮紫。但玉带金鱼,难同蓑笠,小隐月艇里。”(沈良臣《摸鱼儿·春江垂钓》)的感情。世道虽已变迁,二人情怀相似。

同治庚午是公元一八七〇年,距今一百四十九年。从沈良臣命名拙岩,到唐九龄题刻“忘机处”,这是两个不同时代的诗人在同一地点的悟道。只是当我追寻而来时,发现这里的石头依旧、江水依旧,他们留下的字在,诗文在,情怀在,精神在,唯人不在矣。

灯下漫笔

从与去岁的别册中  
转身  
我在时间的缝隙里  
听见树枝与阳光密语  
看见不安的风鼓动希望  
呼啸而来  
大地将沉寂许久的荒芜  
蓄积成如火如荼的交响  
只待一声雷鸣

弹词小书

一几  
两椅  
便是一幅画卷

古雅清逸里  
有平江府瓦当滴下的声韵  
软糯柔顺里

有江南织造绵延不绝的情丝  
如一片婉转飘落的  
叶子一样轻悠  
似一声明媚纯净的  
鸟鸣一样轻盈  
所有美妙端庄  
都在锦心绣口徐徐漾开  
一扬眉就是玲珑心思  
一抬手就是山高水长

## 春之序曲

(外一首)  
高珊